

地名文化丛书

陆军 陈长荣 主编



苏州记忆



秦兆基 著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地名文化丛书

陆军 陈长荣 主编



苏州记忆



ISBN 978-7-81101-814-1



9 787811 018141 >

定价：24.00元

苏州记忆

秦兆基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州记忆 / 秦兆基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 11

(地名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81101-814-1/K · 47

I. 苏… II. 秦… III. 地名—研究—苏州市
IV. K925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1695 号

书 名	苏州记忆
作 者	秦兆基
责任编辑	高朝俊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njnu.edu.cn
E - mail	nspzbb@njnu.edu.cn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960 1/16
印 张	11.75
字 数	203 千
版 次	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1101-814-1/K · 47
定 价	24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地名文化丛书



陆军 陈长荣 主编



不难想象,在一个没有地名的世界里,人类将处于何等的混乱之中。而在日常生活里,谁又能没有与地名产生着联系呢?家乡的地名,时时散发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,犹如一束情感纽带,总会勾发起离乡游子的无尽情思;别处的地名,也会包裹着淡淡的异乡情调,引起人们的悠然神往和些许遐想。不过,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,当被问起某一地名的含义之时,即便是那些非常熟悉或者每日置身于其地的地名,常常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此即所谓“熟视无睹”罢。这样看来,稍稍关注一下小小的地名问题,似乎就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。

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。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,地名之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,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记录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。打开一幅区域、城市或乡村聚落的地图,那一个个地名,犹如满天繁星般地散落其上,呈现为耀眼的亮点。地名是活跃的文化细胞,之中透发着生命的气息,特别是那些蕴涵丰富的重要地名,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经络上的关键穴位,组成一道道文化脉络,传达出中国文化之深处的信息。地名之所以重要,就在于它包藏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。一个地名常常对应着许多传说和故事,在这种叠加式的层累之中,曲折地反映出该地生活面貌的本真。小小地名,有着这样深厚的积淀,它才得以用高度浓缩的形式,显露出一个地方之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状况。毫无疑问,地名之命名,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产物,在其生命的起点上,它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出生地之自然的和文化的胎记,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交融。一地之名,赋予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以名称,保存了其所代表的土地之地形面貌,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,从而成为其自然生态的档案,同时,它又记录了各民族独特的生活内容,包含了人们对地理实体的精神寄托,反映出该地民众的生存状态、活动轨迹、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特征。总之,地名是在长期实践之中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,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地之名,浓缩了该地的文化信息,解读其内在的蕴涵,就仿佛寻找到了打开其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。

地名是一种文化遗产。诚如学者们所言,一切历史必定与某些地点有关,因而都是地理的历史。从人文地理学上来说,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容以语言的形式而在地名上之残留,使其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。地名作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反映一地品格的特殊信息系统,留存着人们对特定自然和人文



环境的独到认识,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。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,“地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“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,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”。地名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化石,作为储存了大量文化基因密码的有机体,为我们提供了寻根问祖之良好的精神文化平台。人类不应该忘了自己的来路;我们对地名之时时触摸,就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追寻与怀念。

重视地名,是人类激活历史文化记忆的一种努力。作为写在大地上的历史,古人对地名之价值是有充分认识的。先人们用心地记载了大量的地名,从地名的音形义、历代沿革、命名规律诸多角度,也就是从语言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文化学、民俗学和民族学等层面做了很多的工作,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文献。在当下,充分而有效地运用那些有意味的地名,利用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遗产,以之作为乡土教材,能够成为一种鲜活的爱家乡教育的生动形式,这对于唤起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,也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。

在当前学术界、出版界重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之情形下,一大批关于地方文化的图书纷纷被投向市场。而对于承载了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,似乎尚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,虽亦有零星的书籍对某些地方的地名做了介绍,但往往流于或者仅仅满足于一长串地名的简单堆积和分类罗列,对于地名的文化内涵之挖掘尚远为不够,更有待深入。因此,推出一套《地名文化丛书》,既显得必要,又适逢其时。《地名文化丛书》是开放性的大型文化丛书,本着“反映当地特点,富有文化蕴涵,格调清新高雅,写来别有风味”的主旨,以城市为单元,筛选出一批有意义的地名,写其历史沿革,写其文化变迁,着笔于人的活动,凸现其文化意蕴;以流畅之文笔,写精要之地名,辅之以图,图文并茂,互为生发,相得益彰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套丛书的出版,无论是就提升人们对于地名文化的自觉意识、深化地名文化的研究和利用而言,还是对于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来说,都将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。如此看来,作者和出版者所付出的辛勤努力,虽然算不上是从事什么藏之名山的伟业,但毕竟做了一项值得去做并且是颇有意义的工作。

陆军
陈长荣



地名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名称一样,仅仅是一个符号。但是特定的符号和某个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,就能表现这个事物固有的、本质的属性,其情貌也会为你所感知。比如一提到苏州,你就会想起杜荀鹤的诗,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”;浮现出名王霸业、绮罗香泽,许多在这里发生过的令人神往的历史场景;耳边也似乎响起铮铮的琵琶声,委婉悠扬的昆曲唱腔;心底不由叨念起陆文夫先生在《美食家》话及的名点、名菜、名厨来了。

不过要弄清楚苏州这个地名的由来,它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称谓和别称,就不那么容易了,因为有些问题,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。

苏州这方土地最早的名称是什么?这是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。老子《道德经》说得好,“无,名天地之始;有,名万物之母”,天下万物皆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,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形成的最初时期,苏州的状况固然不可得知。即使随着长江三角洲沙嘴不断向大海延伸,苏州成陆,有了人类的最初的文明,这块土地也没有自己的名称——或许有过,却没有流传下来。据考古学家证明,这个时期距今一万多年,文本称之为“三山文化”的旧石器时代。直到“三江既入,震泽底定”(《尚书·禹贡》),也就是夏禹治理太湖取得成功以后,这方土地和在这里活动的人们才逐渐为中原的人们所了解。中原人把这里和江南一带通称之为扬州,把这里的人称作“荆蛮”、“岛夷”。《尔雅·释地》中说:“江南曰扬州。”不过这扬州是天下九州之一,不是专指今天的扬州市,它包括今天的皖南和苏、浙、闽三省以及赣南一带。苏州



这方土地仍没有专名。

苏州这方土地的名称虽然没有,但是作为地标性山川的名称却有了,其中对于后来苏州地名确定影响最大的要算姑胥山。姑胥山,是夏代部落酋长“胥”的领地。后来人们就以“姑胥”称这个地方及其周边地区。

“胥”是传说中夏禹治水得力的助手,因治水有功,分封在吴地。汉代王符《潜夫论》有云:“盖胥者,舜臣民,佐禹治水有功,封于吴者也。”姑胥山一带大概是胥部落的中心地带,以后用“胥”命名的地方很多,如东山莫厘峰,旧称胥毋山,浒墅关白豸山,古名胥女山,再如胥门、胥溪、胥口、胥浦等。“胥”是舜的农官弃(后稷,周王朝的始祖)之子,也算出自名门。由于吴王阖闾和夫差时期出现过名臣伍子胥,不少苏州人把历史更早治水有功的“胥”和伍子胥混淆起来了。

“姑胥”的“姑”发音为辅音“G”,无义,是当地土音的发语词,前缀,如同今天老虎的“老”,阿Q的“阿”一样。“姑胥”,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皆作“姑苏”,以后“姑苏”就作为苏州这方土地的通称了,一直沿用到今。

“姑胥”怎么会成了“姑苏”?有种种解释,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是古代吴楚一带“胥”、“苏”同音,如《左传》中楚臣申包胥,《战国策》中作“勃苏”;苏州的老年人至今仍然把须(鬚)念成“苏”;两者都是例证。

“姑胥”或者“姑苏”作为地名,人们口头说说而已,在官方文本中则另有说法。

商代末年,泰伯、仲雍兄弟奔吴,在梅里(今属无锡)一带建立了一个小城邦,名之曰“句(读勾,发语词,无义)吴”;建了个小城,名之曰“泰伯城”。周武王十一年(一作十三年),周灭商后,武王访得仲雍之后句吴国君周章,因周章与武王同属“姬”姓,就封其为子爵,国号吴,但他仍居住在泰伯城。直到仲雍的二十世孙诸樊才迁移到姑苏,建立起“诸樊城”(其范围大约西到锦帆路,南到十梓街,东到公园路,北到干将东路),亦称“吴子城”。“诸樊城”实际上只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城堡。周敬王六年(前514),伍子胥受命建筑大城(阖闾城,亦称吴大城,即今苏州古城)后,吴子城就成了吴王的宫城,又称为“吴小城”。阖闾城或吴大城,就是官方的苏州代称。

秦王政二十六年(前221),秦始皇推行郡县制,于吴越故地设立会稽郡,在吴地设吴县,郡治、县治均设在吴国故都(今苏州)。东汉顺帝永建四年(129)析会稽郡浙江(钱塘江)以西之地为吴郡,郡治设于吴县,郡、县同治。

苏州这个名称出现得比较晚。隋文帝开皇九年(589),废吴郡,取城西姑苏山为名,改吴郡为苏州,这是苏州得名之始。此后,大业元年(605)复改苏州为吴州,三年(607),又复改吴州为吴郡。



唐高祖武德四年(621),唐军将领杜伏威击败隋末农民军李子通,占领江东,将吴郡改为苏州。玄宗天宝元年(742),苏州又改称吴郡。肃宗乾元元年(758)复改吴郡为苏州。

随着苏州经济文化的发展,苏州这个名称的影响深入人心,以后不管行政区划怎样改变,官方的地名怎样称呼,人们总是把这方土地叫做苏州,苏州这个地名就成了通称。

五代和宋、元两代,苏州的名称又有改变。后唐同光二年(924),升苏州为中吴军。北宋统一全国后,太祖开宝八年(975)改中吴军为平江军。北宋徽宗政和三年(1113),以苏州为帝节镇,升为平江府。相传徽宗认为苏州地势低洼,地面与长江水面相平,故名。苏州称为平江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元代在中央设“中书省”,在地方设“行中书省”,以行省统辖路、府、州、县。至元十三年(1276)改平江府为平江路,原苏州城乡划为吴县和长洲两县。元顺帝至正十六年(1356),张士诚起义军攻占平江路,将平江路改称为隆平府。

洪武元年(1368),朱元璋部队攻破隆平府,将其改名为苏州府。清代沿明制,仍名为苏州府。清咸丰十年(1860),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占苏州后,改苏州府为苏福省。同治二年(1863)清军攻陷苏州,重新恢复原有的名称和建制。

辛亥革命以后,民国元年(1912),苏州府改称吴县,城厢部分设苏州市。民国十七年(1928),县市分治,苏州市属于江苏省管辖。民国十九年(1930),仍然并入吴县。

1949年苏州解放,旋即成立苏州市人民政府,为专区辖市,归属于苏州行政区(又称苏州专区)。次年苏州市农村悉数划归吴县,从此以后,相当长的一个时期,苏州的城市和乡镇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。1953年,苏州改为省辖市。1983年,实行市管县体制,撤销苏州地区,基本上形成现今的苏州的大市格局。1995年吴县市撤销,并入苏州市。

上面所写的,就是关于苏州地名变化的大致谱系,仔细想一下,其中也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

其一,苏州的名称变来变去,除了少数几个以外,名称的核心成分变化不大,用得最多的是“苏”和“吴”两个字,其次是“平江”。推详起来,改名者总是考虑到新的名字中的文化元素。本文前面说过,“苏”是标志性的地物,背后隐藏着一个史前英雄“胥”的传奇;“吴”是历史性的,是最早的国号,也是最早的地域名称的存留。再说也得考虑公众的习惯,人们对一个名称叫惯了,觉得顺口,改起来也难,决策者也不得不掂量一番。

其二,有的苏州地名虽然不用了,但是作为别称,还在应用。比如“姑



苏”，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中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，用“姑苏”取代了苏州，姑苏在这里是城名，但又是山名，会引发更多诗意的联想。再如有的小说，如《红楼梦》，提到苏州的地方多用“姑苏”，如第一回中“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有个姑苏城”，大概是为了将真事隐去，泯灭时空界限。有的精明的商人还用“姑苏”作商标，表明这是苏州货。

其三，苏州的历史地名，其中有的还在用。比如“吴中区”，使人觉得它在吴地的中心，位置重要。再如“平江”，用得就更广了，有“平江路”、“平江历史街区”、“平江街道”、“平江区”等。看了这些名称，一下子就令人想到宋元时期，发思古之幽情。

流水今日，明月前身。山川大地所能昭示于人的，比文字符号多得多。书不尽言，就写这些了。

秦兆基

二〇〇八年九月于苏州



001

目 录

总 序/001

前 言/001

流年碎影



吴宫觅迹——锦帆路随想/003



剑气凌云——干将坊话旧/006



找回记忆——相门和干将墓/009



慧眼识珠——皋桥遗事/012



滚滚红尘中的古塔梵宇——北寺塔拾零/015



苍龙浮夕阳——宝带桥与唐代苏州经济/019



石上云烟——细读《平江图》碑/024



令人笑不出的幽默——从“太监弄”地名说起/028



老姬，未必无识见——娘娘墓与张士诚/031



宦思似寄，乡情如酒——学士街寄兴/035



最后的守望——横塘邮亭/039



步入近代——闲话枣市街/043

文苑艺风



且话《吴趋行》——陆机与吴趋坊/049



闲斋春树阴——韦应物与永定寺弄/053



屐痕匆匆留梦影——白居易苏州风景名胜题咏/056



匆匆归来，匆匆离去——范仲淹与范庄前/061



园记双璧——苏舜钦、归有光的《沧浪亭记》与沧浪亭/065



家剑南而户石湖——范成大与石湖/070



疑案：万古泉下诗——郑思肖与承天寺井中《心史》/074



一代画宗——沈周和宅里村/078



留得永久的谜——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与葑溪/083



深巷，回荡着“时代的潮音”——天放楼主人金天翮与濂溪坊/088



最后的苏州旧式文人——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和王长河头/093

长街深巷



新路·旧街——人民路：历史抖落的风尘/099



千载道观 百年商街——玄妙观与观前街/103



尘埃落定——干将路建成以后/109



民国老街风情录——西中市与德馨里/114



鱼藏剑与一寸干将——专诸巷人物志/118



文心·诗情·史迹——山塘梦回/123



品赏旧版苏州——平江历史街区的韵味/131



雅风俗韵——中张家巷里的专题博物馆/136

旧园秀石



纸上的园林——南北文化交锋的现场：辟疆园/145



访园与读史——从拙政园的命名和布局说起/149



禅机·画境·诗心——多重文化底蕴的狮子林/154



宜游宜居，疏密有致——留园的韵味/158



气派与清雅——府宅园林网师园/16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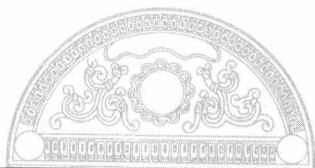
别是一般情趣——品味虎丘/16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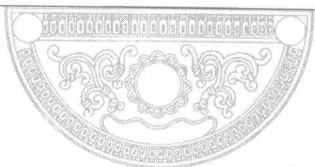
姑苏何处寻芳园——寄傲园觅踪/1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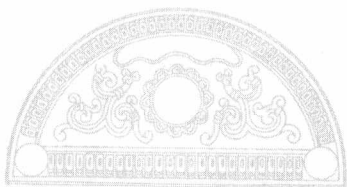


石头新记——瑞云峰传奇/176



流年碎影





吴宫觅迹

——锦帆路随想

锦帆路，听听这个名字怪有诗意，但是去实地看一下，太平常了，几乎了无特点。除了南端体育场路口的一所大宅为近代大儒章太炎故居以外，其余的建筑大都是一些和居民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店铺，并不热闹。

锦帆路是和主干道人民路平行的一条辅路，南起十梓街西段，北至于将东路，西通人民路，东面与体育场路相连。锦帆路是个缓冲地带，可以泊车，可以分流车辆。全路不通公共汽车，一般情况下，来往的车辆并不多，还算幽静。如果有点闲情逸致，不妨随便走走，边走边想，把方志、史乘上的一些记载和现实情景相对应，切入苏州的历史。

应该说，锦帆路称得上是有史可稽的苏州最老的地名之一，它原来是一条河道，叫做锦帆泾、或锦泛泾，是吴子城西面的护城河。

作为吴文化的源头，苏州人津津乐道的是泰伯、仲雍奔吴的故事，皋桥附近有座泰伯庙，南浩街的口上塑了一尊泰伯像。泰伯似乎是古代的道德楷模，苏州乡贤之至尊，连孔子也心仪不已，他说过：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（《论语》）不过泰伯所经营的根据地在今天无锡东南的梅里（今梅村），在那里，他建立了城郭，习称“泰伯城”。《吴越春秋》认为这座城郭很大，外郭有三百余里，“人民皆耕田其中”，边沿达到了今天苏州平门附近。不过《吴越春秋》是东汉人追记的，有些说法很值得怀疑，商末周初，偏在东南一隅的小城邦，哪能建立这样的大城，比较合理的解释，只能说泰伯的势力有可能伸延到今天苏州的北部边沿。

直到周灵王二十年（前560），仲雍的二十世孙诸樊当了吴王以后，才把都城迁到苏州，筑了一个小城，称为“吴子城”（吴国国君封子爵，故名），或称“诸樊城”、“吴小城”，其后伍子胥又将其扩建。它的范围，大概西到锦帆路，南到十梓街，东到公园路，北到于将东路，形成一个四面环水的城堡。相传这座城



堡周围十二里(1里=0.5千米,下省),建有陆门三座,水门两座。周敬王六年(前514),伍子胥受命建筑大城(阖闾城,即今苏州古城)后,吴子城就成了吴王的宫城。越王勾践灭吴后,在吴宫待了五年,到了他的子孙越王王翳手里,干脆把都城迁到吴地,就在子城安了家。吴王夫差被认为是沉湎酒色、不恤民力的亡国之君,宫室经营得美轮美奂,弄得越国的征服者也被征服了,于此流连忘返。楚灭越之际,吴子城的宫室受到很大的破坏,但是在春申君黄歇封在江东后,以苏州为都邑,子城为宫室,大兴土木,新建的春申宫城,在规模和豪华程度上,似乎远远超越夫差。直到汉初,司马迁南游时见到春申宫城,不由赞叹:“吾适楚,观春申君之故城,宫室盛矣哉!”

其后汉、唐、宋均以此为郡治。郡斋何在?你不由会想起韦应物当年在这里留下的名句:“兵卫森画戟,燕寝凝清香。海上风雨至,逍遥池阁凉。”在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当年韦太守大宴苏州文士,使酒论文的场景,湖石之间,楼阁之畔,花木丛中,雅士们或吟哦已作,或击节赞赏他人的诗篇,一幅古代中国文艺沙龙的图画再现在眼前了。你也许会想走进郡斋摩挲一下白傅为韦诗手勒的碑石,体味这两位古代诗人契然相合的心情。“吴中盛文史,群彦今汪洋。方知大藩地,岂曰财富强。”看来韦郎履新之初,只看到苏州富庶的一面,到这次聚会才知道苏州还是个文化大州。

“吴宫花草埋幽径”,吴宫、花草都见不到了,连幽径也化为了通衢大道。唯一能见证历史的只是锦帆路这个地名。

明代卢熊《苏州府志》有一段记载,介绍地名的来历:“锦帆泾,即城里沿城壕也。相传为吴王锦帆以游。今濠固在,亦通大舟,间为民间所浸,有不通处。”他还作了一番考据,订正了上面这种说法,“盖自古沿河无民居,两岸栽植花柳,春时映水如泛锦……故唐代诗人杜荀鹤诗曰:‘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’,亦以锦泛泾夹映花柳而云。今俚俗乃指此为锦帆泾,相承既久,莫知其非。”卢先生的说法有理有据,不过太实在了,何处河岸边没有花柳,何年没有春时,为什么这里独以“锦帆”命名呢?民间传说:吴王夫差常与西施于此河乘船出游,船帆用锦缎制成,非常华丽,故名此河为锦帆泾。不过连西施的有无,历史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,夫差乘不乘悬挂锦帆的船,更无须考证了。我们可以想象:一群宫女簇拥着夫差这位赳赳武夫,美女们唱着缠绵的吴歌,锦帆鼓足了风,“风正一帆悬”,这画面也许比冯小刚的《夜宴》还要精彩。河面是那样的宽阔,据《吴地记》记载,“水道广二十三步”,一步相当今天五尺,度制换算以后,泾阔为四十二米。今天的锦帆路连人行道在内,阔不过十五米光景,比起锦帆泾来差之远矣。从卢熊的记载看,此泾明代时尚能通航,不过有的地方的河面被挤窄了,大船不好走了。自明至清,直至民国,人们填河